

怎樣援助流亡港澳的

「交大同學來臺灣」

程振粵

自從大陸淪入匪手以後，許多忠貞不屈的交大同學，輾轉脫離魔掌，逃抵港澳，重獲自由。但是到了香港以後，許多人因為無法找得工作，生活上發生了很大的困難，即幸而謀到工作，也都用非所學。

我在香港的時候，看到好些同學，有的完全失業，有的做經紀，有的做家庭教師，收入不夠維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這些同學，正是今天臺灣所需要的人才，如今流落港澳，何等可惜。

他們都想來自由祖國服務，可是因為在臺沒有直系親屬無法申請入臺證，祇好一直困居香港，精神上的痛苦，自是不必說了。

現在我想到一個援助辦法：如果交大同學能大家合作，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

美國眾議員周以德先生組織的「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在臺成立已有二年了，它的任務，就是救助流亡在港澳的中國知識份子。按照手續，凡是在該會香港分會登記的人，祇消取得臺灣機關或學校的工作保證書，另覓保人二名，就可以向香港分會請求代辦入境證，家屬亦可同時申請來臺。

復院小插曲

段清濤

民廿六年，七七戰發，以變起倉卒，平院不及撤退，平津淪陷，同學間道南下。迨滬校開課，同學接獲通知者，多往就讀。筆者於是年九月，隻身離津，搭船赴青島轉濟南，在濟南遇民廿

沒有在該會登記的同學，如果有工作保證書及保人，也可以由任用機關來函向臺會說明，要求特准補行登記，該會地點：香港為九龍公爵街八號，臺北為許昌街十九號之一四樓。

來臺的船票，由該會負責，到臺後，並可領得短期救助金，截至目前止，已經由該會援助來臺的同學有龍世揚（電信局），正在進行中的有金士貴（交通部）容應騏（建設廳）。我願意以交大一份子的資格，盡力從旁協助。

七級同班同學潘維翰朱翰譜黃振英諸兄，共商搭車南下，嗣以津浦客車擁擠不堪，乃改於十月十日仍搭膠濟車赴青島，乘船赴滬。在青島候船停數日，於十八日抵滬，下船後即乘出租汽車赴滬

校，因宿舍舖位困難，暫寓愛多亞路大滬飯店，而平院同班同學張秉錚吳公緯周先邁李世坤諸兄，已先在焉，乃相聚研討此後動向。或以滬戰已甚吃緊，一旦淪陷，諸同學均籍隸北方，困處孤島，內無親援，外乏接濟，豈不束手待斃！遂立誓爲盟，相約以在內地恢復平院爲旨志，時參與其事者，計有民廿七級同學張秉錚吳公緯周先邁李世坤朱翰譜潘維滬陳祖燧及筆者共八人。

我國政治中心，時已有逐漸轉移武漢之趨勢，乃決定以武漢爲復院地點，遂決留同學二人在滬，負責連絡後至同學，留二人在京，負責向部方交涉，其餘四人，逕赴漢口，進行復院工作。諸同學時均年少氣盛，勇氣有餘，固不知日後之困難重重也。

決議後，在滬留三天，除留滬二同學外，其餘六人於廿一日由上海西站搭車，因防空關係，日間不能行車，故傍晚始開車，經滬杭路轉蘇嘉路，再轉京滬路赴京。是夜月明星稀，江南秋夜

，仍有蕭瑟之感。沿途警報頻仍，火車不時停車，乘客下車躲避。至天明始抵蘇嘉路之八岔站。因白日不能行車，乃停待夜間開行，次日上午抵京。戰時首都，因警報關係，白天多疏散，入夜八九時後，店舖均打烊，無限蕭條。在京停二日，留二同學在京負責交涉，其餘四同學，乃搭江輪來武漢，計抵漢之日，似爲十月廿七日。抵漢後，由校友安置，暫住法租界輔堂里交大同學會會址內。嗣即邀集在漢各同學，得十餘人，共籌復院工作。

時在漢校友熱心贊助復院工作者，有鄒東湖學長，時任平漢路會計處副處長，汪振鐸學長（已故，時任平漢路車務第三總段副總段長），尚有滬校校友蘇潮學長，時服務粵漢鐵路。其餘在漢校友，亦均熱心贊助，事事幫助。

爲求復院工作進行順利，便於向主管當局有關方面請願交涉起見，由教授校友同學合組復院委員會，實爲當務之急。適聞許

靖教授（平院民十六級校友），寓居武昌，同學乃派代表，渡江趨謁，三赴始晤，許教授聆悉復院之議，欣然顯出面主持，於是復院委員會乃得順利組成。

籌辦之初，某日在輔堂里同學會開會，滬校民廿七級管理系同學葉佩蘭君，亦趕來參加，會前經將與會各同學一一爲葉君介紹，開會時，葉君陳述意見，侃侃而談，落落大方，予筆者以極深刻之印象。會後筆者復與葉君在街上相值，葉君乃向筆者大呼：「李，蓋誤認筆者爲李世坤同學矣。緣筆者與李兄同屬瘦削臉型，男同學人數較多，自難一一辨識，惟李兄戴近視眼鏡，筆者則不戴眼鏡，竟將二眼人誤認爲四眼人，此則葉君大意之處也。」

各同學以遠離鄉里，經濟充裕者，固不乏人，而阮囊羞澀者，仍佔多數，爲求經濟兼顧生活規律起見，由校友建議，倩由同學會工友代辦伙食，時武漢生活便宜，每月每人十二元之伙食，每餐鷄鴨魚肉，四者兼備，游蕩

生活，至此誓告安定。

後同學來漢者日衆，同學會內無法容納，時滬校校友楊恆學長任平漢路總務處長，同學推派代表往謁，懇請設法解決住處問題。楊學長慨允將平漢鐵路大智門公寓之儲存室一大間，撥歸同學住用。儲存室所儲存者，皆係單人小鐵床，及少數桌椅等家俱；於是同學等自行搬移佈置，經一番勞力後，室內煥然一新，曩皆席地而臥者，今乃得據床而眠矣；曩之仆地寫信閱書報者，今則有桌椅可供利用矣。各同學歡欣鼓舞，精神爲之一振。惜乎每月十二元之伙食團折散，因之又不得不重度遊擊生活。

復院工作經委員會決議，一方函邀各地同學，集中武漢，一方則需派代表赴京，向教育部請願逐推選吳公緯李寶漢（民廿八級）兩同學爲代表（留滬留京四同學，均已集中漢口），由許靖教授率領，赴京請願。赴京旅費，由校友暫在會費內撥借百元，另由同學，視個人財力，良心樂

捐，多者三二十元，少者十元八元三元五元不等，共捐一百四十餘元，連校友會暫借之百元，兩者共得二百四十元，充赴京未回旅費。

旅費湊足後，即搭江輪東下晉京。同學以許教授不辭勞苦，爲復院工作而奔波，爲示崇敬計，特爲購大餐間客票一張，同學二人則購普通倉位，以求節省開支。

代表抵京後，先謁交通部育才科科长袁伯揚學長，經與袁學長詳細磋商後，再赴教育部請願。由高等教育司司長接見。當時司長對平院復院事指示兩端：第一，平院課程，與普通大學經濟系之課程相近似，儘可向其他大學經濟系借讀；第二，以區區四十人（時在漢同學只二十餘位，詐稱四十人），實無單獨成立一學院之必要。關於第一項，經代表解釋，謂鐵路管理系課程雖與經濟系課程相近似，而實不相同，尤以三四年級課程，更相差遠甚，勉強借讀，實覺困難重重，

且與各同學習鐵路管理之初衷不合。司長聆悉之餘，立舉在武漢大學經濟系借讀之同學二人，並謂彼等借讀無困難，何獨爾等却困難重重乎？同學代表乃答以俟返漢口，再與該兩同學研究，如借讀無困難，自當遵命考慮借讀，如確有困難，仍請大部設法，部方亦允予從長計議。至於第二點人數問題，代表告以此不過暫時在漢各同學之人數，至同學之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與復院會通信連絡者，尚有數十人，如復院有望，隨時均可來漢。部方告以至少須有同學六十人，集中漢口，始可考慮復院問題。

各代表即盪返漢臯，一方將部意轉告在武大借讀之兩同學，該兩同學感於復院大義，斷然停止借讀，當日過江與各同學共策復院工作。同時並分函各地同學，盼即束裝來漢，共商復院大計。各同學接信後，均紛紛來漢，總人數約達六十人。

復院委員會以兩問題均獲解決，乃又具呈，詳陳鐵路管理系

課程與經濟系課程之差異及借讀之困難，並造具在漢同學名冊，再派代表，赴京請願。赴京旅費，仍由同學樂捐。此次以同學人數較多，且多係新由家鄉出來，經濟均較充裕，兼有前次募捐之良好範例，一聲號召，爭解義囊，頓得四百餘元，除代表二人（同學代表，仍為前次二人，許教授未去）旅費二百元外，尚餘二百餘元，做辦公函電等費用。

代表抵京後，復謁高等教育司，歷陳借款之困難，渴望復院之殷切，痛述芸芸學子失學之損失。部方雖口頭允予設法，惟以其時時局萬分吃緊，首都緊急疏散，請願代表，不能在京久留，乃急急返漢卸命。南京淪陷，政府播遷武漢，各部會一時無法正式辦公，雖會數度向教部負責部份，做非正式之商請，無奈校址經費，均屬困難，故迄未獲具體結果。

時武漢空襲頻仍，損失慘重，尤以武昌一帶為甚。許教授以武昌不便居留，舉家遷往孝感，

各同學亦以復院一時難望有成，每日浪蕩街頭，無所事事，尤覺無聊，加以空襲之威脅，其離家較近者，多暫返故里，靜待復院消息，一時復院工作，頓呈停頓現象，昔日之積極從事復院工作者，亦呈消極或持「走着瞧」之態度，而不復如前之積極矣。

荏苒光陰，有如大江東去，不覺已是轉年三月。時唐院由侯家源學長等主持，在湘潭復課，留漢平院同學，又派代表，請求合併上課，經教育部核准，平院併於唐院，稱鐵路管理系，其全銜為「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鐵路管理系」。諸同學陸續赴湘潭上課，復院工作，至此乃告一段落。

送孝揚姪女于歸

雙飛雙宿島上留，
桴鼓高唱勸王曲。

忍令醜虜竊神州，
助爾夫婿覓封侯。

李鍾魯

嗣即與唐院同甘共苦，先遷湘西楊家灘，復因戰局關係，復遷貴州之平越壁山，勝利復員，平院仍回北平母院故址，單獨上課，增加學系，大事擴充，蔚為大觀。計自廿六年十月十八日在滬興復院之議起，至次年四月一日管理系正式上課之日止，其間共經五越月另十餘日，雖經教授校友同學等協力奔走，而復院終未獲成功，此段經過，自亦難列正史，在臺諸校友，恐知者尤鮮，值茲母校在臺復校在即，爰為追述梗概，藉茲談助，惟以其終屬毫無成就，實無以言之，姑曰「復院小插曲」，未悉諸學長以為安否？

孝揚為同學徐鄂雲之次女公子，性豪爽，眉宇間有英氣。案頭積有孫子及曾胡治軍等書甚夥，勤于研討，居常以梁紅玉秦良玉自況，亦一巾幗中之鬚眉者。日前于歸，特湊俚句以勉之。